槐墅先生存笥稿

卷十五之十九
論一卷三首
雜著一卷一十首
雜著二卷一十二首
祭文一卷二十二首
祭文二卷一十六首

左輔王維楨著　館甥渭上南師仲編

論三首

善用兵者教正不教奇論

聖人自有中和之氣論

文章根本六經論

論

善用兵者教正不教奇論

兵之道貴神而用之者貴密神也者言不可測也而使人測之則非神矣密也者言不可泄也而豫泄之

則兵殆矣夫兵之爲器非玩物也勢相角而成敗分焉壁相望而存亡決焉皆欲相敗皆欲相亡則皆用奇故奇者所以徼勝圖存使人不可測者也善用之者不豫泄則孰能測之不能測則令之而隨驅之而往隨者自隨莫知所以隨也往者自往莫知所以往也如是則勝道得而敵不能敗也存道得而敵不能亡也李靖言用兵之道教正不教奇非愚三軍而自智專能而忌人奪也正可教也奇不可教也夫攻守進退此四者兵之形也攻與之攻守與之守進與之進退與之退授以方畧豎以表幟期以時日約以止舍此謂以正出以形見可使三軍知亦可使敵國聞何也兵得利則攻不得利則守得利則進不得利則退敵之智與我均也其得利與不得利可攻可守可進可退形跡暴章了在衆目三軍之智與我均也若之何而不可教也至若當攻而却守變守而爲攻進可矣乃復退焉退可矣乃復進焉得利而不趨不得利而不避所用者不合形不用者不合勢駭耳目悖方體此所謂奇也不可令三軍知不可使敵國聞三軍知則幾泄幾泄則敵國聞敵國聞則謀解而乘我所之敗之階也亡之媒也故兵道貴神而用之貴密

神者所以爲不可敗也不可亡也密者所以爲勝也所以爲存也其不以教衆者此也古之人有用之者齊之田單漢之韓信是已夫騎刼舉數萬之衆以臨卽墨卽墨小邑安能當刼單乃令男女乘城妻妾編伍此謂死守以正教之者也彼收牛聚刃買脂采葦製絳衣選壯士之數者人不知單之爲單亦不告以故一夕而牛具乃加絳衣其身而灌脂束葦其尾火燒其端帶刃于角穴城而出以奔燕軍壯士從後攻之燕軍敗遁卽墨得不下遂復齊七十餘城向使單豫以謀示則人必相恐以爲速禍將有持謀告刼而

求下者此不教奇之効也韓信之擊趙也建大將之旗鳴霧鼉之鼓歷太行之巔下井陘之口號令三軍乘夜急馳此謂進取以正教之者也已而爲背水陣諸將不然信徒令之而不諭其指及趙軍攻壁漢軍殊死戰趙軍敗走漢軍進擊斬陳餘于泜水之上諸將畢賀問信所爲背水陣者信乃解之而諸將始服向使信早諭其指三軍聞之而生懼懼則必走漢事僨矣此不教奇之効也且趙亦有奇廣武君之策是也陳餘棄而不用信間知之乃遂東下趙聽廣武信必爲禽矣故信宜亡而顧存趙宜存而反亡乃趙之

奇泄也田單反言詭詞以誤燕將燕將惑之劓而掘
壍遂以怒衆而堅其敵苟刼而有間所得詭詞皆因
而倒用之雖有十單不能守一卽墨故刼應勝而顧
敗單應敗而反勝乃單之奇密也夫奕者背道而反
擊彈遠以圖近相對脈脈而勝負決焉者密之所就
也醫國厲鍼砭石掩其不見而著病人割皮解肌不
謀而施病因以已者密之所濟也兵亦若是而已夫
死者人之所懼也亡者敵之所惡也用奇危道納生
于死者也用奇刼道陷敵于亡者也其密而不以教
衆者所以使懼死之士不走而惡亡之敵不備也故
或止如泰山或動如流水其動其止不可得而測也
或恬如處子或疾如脫兎其恬其疾不可得而測也
一日之內而攻守異焉俄頃之間而進退異焉變化
紛紜不可執擬問之不告告者非情我所趨者非衆
所意衆所意者非我所趨在心有餘在口不足乃所
謂善用奇者也雖然奇亦非易易言者機智弗圓不
可用也勇力弗贍不可用也士心不和不可用也不
信于君不可用也好奇而數出之則三祥而七災間
出之則十往而十利越王式怒黿而士氣遂奮再式
之則不奮矣周王求玉簪而人不敢欺再求之則反

欺矣何也機泄而人得測之也故奇者聞道正者周行正可使由之亦可使知之奇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故有教有不教也

聖人自有中和之氣論

聖人所以善其符表者能治其性情而已矣夫性之所貴也莫貴乎中和情之所忽也莫慎乎幽獨故能治其性情則容貌威儀靡弗善矣不能治其性情則容貌威儀靡弗失矣何也容貌威儀性情之符表也傳曰其儀一令心如結兮言因外以知內也又曰顯允君子莫不令儀言由內而彪外也且夫性有四德情有四失氣有四戾皆相沿而起相漸而流也何謂四德端而肅者貌之德也愼而縮縮者動之德也四德不存則有四失貌不作肅其失也怠容不作威其失也惰嶽嶽者體之德也愼而毅毅者容之德也威而毅者容之德也莊而體不作莊其失也放動不作愼其失也肆四失之流則有四戾夫怠流而肅不可返矣惰流而威不可返矣肆流而莊不可返矣放流而愼不可返矣不可返謂之戾戾謂之不和不合道謂之失失謂之不中此恒人之通疾而粹氣之難覩也聖人之生異于凡民而所操存兢業者又甚于凡民入太廟則肅肅矣然

入前有肅焉所入而不肅也立朝廷則慄慄矣然立前有慄焉所立而不慄也接賓客則戰戰矣然接前有戰焉所接而不戰也無不肅卽有所不肅猶肅也無不慄卽有所不慄猶慄也無不戰卽有所不戰猶戰也是故燕居之時異乎在朝廷矣而慄未忘異乎接賓客矣而戰未忘異乎入太廟矣而肅未忘異乎忘則性存性存則情自治情治則氣自醇故貌若解肅而不涉于怠肅將之也容若解威而不淪于惰威持之也體若解莊而不近于放莊維之也動若解愼而不溺于肆愼宰之也未不肅而亦不怠不威而亦不惰不莊而亦不愼而亦不肆是氣也誠難所名君子自之曰中和朗抗厲之人則大局任縱之人則大乖也今夫冬日苦寒偏于陰也夏日苦燥偏于陽也體陰陽之氣適寒燥之中着莫當于春輝春輝可以喻聖人矣是以身處梱閫之奥而聲聞于邦閭之着美在一時而儀刑乎萬世謂其幽獨之中忽微之際能若此也夫氣不可僞以發之乎性情也故聖人之學治性情而不治氣恒人之學治氣而不求之性情則氣終不可治矣夫恒人之學既不逮乎聖人而所操存兢業者又不逮乎聖人故自生民以來恒

人恒多聖人恒寡者此也或曰語有之唯上智與下愚不移聖人者天予之稟非然哉金之含礫玉之挾瑕此非其性與而良工治之金化轉精玉化轉美也斯足以證聖人之可學氣質之可純矣

文章根本六經論

夫聖人之言稱曰經者何也釋義曰經者常也言萬世可常用也故天有常星不見則爲異聖人有常言不用則爲乖經有六者何也聖人迭出咸各立詞交明互發故累爲六也夫天地之理不旋生一聖出一經作所說何也道在天地間紛綸溟涬一方不可盡故一人不能究固必待數人出前者開之後者推之畧者廣之微者闡之其理始完具無缺故六經各一體不相沿也夫既不相沿也則無相悖乎夫聖人觀物察則而立詞聖人誠聰睿出尤不能各創一理若道有鬱而弗彰物有存而未名世有變而政殊時有更而事異則尋所漏遺增埤之其已具者不復枝贅故聖人之言或開或推或畧或廣或微或闡也若然者則六經者載道之器也亦稱文乎夫文猶飾也器不飾則賈不售言無文則人不傳故文者感愛鍾慕

悅目注情使人沾沾不釋者也六經若不文當時即棄之何以行千萬世至于今是故易布卦以經緯相錯書序事以都俞造端詩紀德以比興發義春秋明王伯以褒貶屬詞禮樂陳器教以問答成章人誦其言則愛則慕則悅則注至不忘也然則文章必根本六經乎文章根本六經宋士說也宋有曾鞏氏者誦為能文章彼其操翰命指類皆憑依道法頌說先王一時士人稱之以為不詭于六經夫不詭于六經能矣然而不能翼也其失則泥也何也夫千萬世之上聖人迭出其言猶以世殊故經有六千萬世之下聖人既遠其言愈當有修補也且所貴于文者非徒不詭于六經即云至也于以明道教議政治稽品式辨風俗商損益也古今異時則諸物異宜六經之言誠具然不能豫窮後世之變修詞之士能隨時論事令可申法陳教即所謂助其窮周其變也故言雖不必六經之徇而寔翼之也今按鞏集其說第陳故而繁枝蔓凡枝蔓必附大木然後引而起謂為根本六經信矣稱為作者未也夫棟宇之制大匠不能更然宗廟明堂各一規也律呂之節大師不能變然雲門肆夏各一闋也六經之道才哲不能踰然宣情道緼各

一模也故語必襲古是賈販而轉徙也體必依物是
童步而倚壁也天道猶帛也而五色之變燦燦殊焉
其質則皆素也由此言之文何嘗無本哉亦何必相
襲哉

槐野先生存笥稿卷之十五

左輔王維楨著　館甥渭上南師仲編

雜著一十首

御試足食足兵議

王母太孺人述

雪灘釋代陳子作

五泉子說

字姪脩仲說

葬母還金跋

跋許石城所藏群公詞翰卷

許氏贈言跋　原詩附

匪懈稿志

書李空同贈華雙梧瑯琊行後

雜著

御試足食足兵議

夫愾敵思奮以震耀國威者策士之志也養兵俟時以培植本根者哲人之智也岐兵食而兩圖者偏陋之見也隨罅隙而補葺者因循之謀也是故因循僨事偏陋無功哲人樹績策士揚名夫兵之不震也國威以卑謂兵者國之防也食之不充也兵且隨憊毋亦謂食者兵之幹乎夫騏驥之行千里也然奪其粟則跬步難之矣賁育之敵萬人也然枵其腹則匹夫惴之矣國倚于兵兵倚于食其執固聯而弗可離也今昔經國者孰智于孔子其言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夫加食于兵之先蓋豢騏驥而豐其粟飯賁育而充其量使之千里馳而萬人當也其次如漢孔明者亦不可謂弗智然盡瘁出師竟滯偏安乃亦謂運糧不繼使已志不申正猶夫奪騏驥之粟枵賁育之腹而責之千里萬人之技也其弗難哉故愚謂足兵莫如足食足食莫如節費節費莫如儉欲儉欲莫如審

埶夫閭閻之蓋藏盡則民貧倉府之積貯虛則官貧內帑之頒濟竭則國貧三貧具而國耗矣國耗不可以言足食故足食之道不在于開源而存乎節流不在于任人而存乎儉欲不在于詢謀而存乎審埶何謂埶欲心侈則財費財費則民費民不支則國費國且費腹心枯寂之至也內之或揭竿外之或舉烽大之或連甲不解細之或狐鼠相尋吾不知其所底矣故歸諸審埶今之食其可謂匱而嗇矣今之兵其可謂驕而惰矣邦家之威靈氣焰其可謂貶以卑矣其貶以卑也謂驕而惰者也其驕而惰也謂匱以嗇者也茲欲其不貶不卑不惰不驕不匱不嗇而兵食足焉國威震焉是故惟策士先其急惟哲人究其原勸農通商者爲裕圖選材練卒者爲通論何也孟子謂制挺以撻堅利之兵壯士具也韓洸運米未及而六軍有脫巾之呼餒奪志也此可以鑒矣

王母太孺人述

太孺人姓劉氏配先君文菴公先君生一子曰維楨楨年二十而文菴公卽世初文菴公教楨治舉子業甚力恨不旦夕就功名母劉姓醇慈念孤兒不欲勞弊精神不問勤惰顧禱于鬼神謹每晨興焚香屈膝

仰天祝曰天乎我王有世德至吾兒孤矣天庶其祐之比楨貴母劉敬神愈益篤以爲兒成人神相視力也初王氏業替也會又值歲飢楨持故紵衣易斗粟來僅僅朝夕隣有嫠婦餓且死母劉收養之至損直之半以給曰即飢甚吾能活隣婦天獨忍斃我乎於是聞者皆賢劉謂代餓婦報劉者必天也嘉靖丁酉蒙　恩詔得封太孺人文菴公贈翰林檢討徵仕郎如楨官楨爲具翟冠製錦袍進母劉母劉顧涕泣曰汝父安在誰令種之誰則食之一再御輒箱之後楨數冬進綈夏進縠皆箱之不御曰吾美此第非性所安耳癸卯歲壽六十秦俗父母六十始壽子孫爲入諸內外親禮置酒大會稱觥致祝詞是歲母劉從楨養京邸缺不舉越二年乙巳母劉念家思歸不可得楨爲疏請于　上乞送與歸許之今年壽六十加三歲矣歸且入諸內外親禮置酒大會稱觥致祝詞舉癸卯缺事夫楨所祝願吾母者即南山不啻也顧猶悼往觸懷念吾父焉年不與俱也而章志揚光訓孝勸德則惟大人先生立言示信俾氏有述云

雪灘釋代陳子作

雪灘山人者峽江人也關中陳子與山人同官每從

山人游見山人瑩表淵中弗激弗涅乃甚禮山人問
山人曰公奚雪灘稱也山人曰余益依峽水之汴而
家焉巖虛境寂則泉轂瀑峽而落延漫平川席展鏡
澄文雪時隧玉飄綃彌灘幕峽風噓之塵月輝之動
山人則棹孤舟蕩瓊淑光溢波映日曠神怡山中人
訪余者輒亦舟從於是灘之上遂呼山人曰雪灘而
余亦自謂雪灘云陳子曰固矣今且官大夫離隱就
列迺猶嗟灘巒雪必襲故稱何也山人曰余愛其時
如鷺斯下焉如鶴斯集焉入沙脉脉拂澗泠泠布襪
凌波而不爲緇敝裘行岸而不知寒雖余脫跡灘上
而神往若昔終不以大夫廢吾稱陳子曰嗟雪灘山
人躭勝矣吾爲山人闡厥義夫雪澤物也冬窮雨露
故膺序以著功灘匯區也時值旱魃恒分流以濟暘
是故同雲始降者以廣潤也靡引弗達者以荅望也
君子觀于雪於是虛朗以象其體氤氳以肖其氣埶
乎我乘則覃以澤宇觀于灘於是蒙蓄以大其源鑑
澈以含其用時乎我將則溢而流下山人者雪灘之
思思者勝也苟繹斯義則思者遺矣山人矍然曰遐
哉理乎子之論也始余欲灘之上卧如表以偃以仰
而已矣狂如孟以觴以梅而已矣放如敵以往以返

而已矣茲若而言余將謝所思而余稱終不欲廢陳子曰稱聽山人然雪灘非山人實無當。

五泉子說

東南之水不可勝記唯海爲最大次若太湖太湖于古爲震澤其水延漫浩淼未可津涘既溢而流則區分支別爲漁不同流嘉善者稱五涇焉五涇有薛子之居在薛子以居其濱因而自稱曰五泉子居三十年始爲仕仕而政體有沿革物情有常變人事有順逆若是弗齊固各有則薛子居學既久諸物咸具仕逾十年自有振矜表樹之業以百指數皆能因政植體不怵于情不詭于衆有定執焉於是人譽五泉子然又或惡五泉子擠使不利於是五泉子不得久在內謫居外服而五泉子得譽不以我爲賢也卽得惡不以我爲不肖也爲駕部郎中貴重不爲忻也迨出典牧守不以抑爲戚也於是王子欽焉爲說五泉夫五涇之水分逝各足流日夜無休已時非以太湖爲之本哉不有則絕然望海遠不直達徑奔又必經九華之山三泖之浸幾折而後至于其中衝飈激浪偶會不謀或使蛟龍徒其窟光景失其觀固亦有之然竟歸于海何者以水之志必于海也夫水之志必于

海人之志必于極則何異哉然不蓄不洩不曲不達不激不奔水之道如此五泉子之行寔此與類故予欽羡嗟異非私之也五泉子曰於乎予稱五泉安能若子說且予安能抵于極乎於是王子申之曰夫水之道順逆不至海唯人亦然乃子譽不爲有惡不爲懾在內不爲忻出外不爲戚誠有合乎順之道矣夫順而往焉弗至哉焉弗至哉

字姪脩仲說

姪名吉兆從余業既冠余將字告之曰汝孩窘奪母孤子失依幾無以形振于人寰祖母氏篤憐躬撫及長甘貧嗜學命名吉兆志喜也尊其名則身愛矣身愛則親顯矣愛身顯親允如所謂吉也古人有履吉之道夙佩以自教今以教汝吉兆感泣請示之夫子嘗曰君子脩之吉因取脩仲字之以示教也夫君子始厄釁險末躋達順者非初以達且順之爲貪恒懼辱身逮親罔獲彝倫居也明通以宏詞比類以成行師恪以廣業歸欲愛身顯親如吉也已昔李密六月而背父四歲而別母習行依劉以至成立當其時密免淪于危者幾希密懼焉弗敢學肆崇欽以植德折節以鼎賢侍蓐殫孝砥行軼古已行飭而風高君賁

而臣臨英焰懋績拔衰踞盛劉因以慈著迄今人遯悼焉密于時敗學危身天下後世庸詎知有劉邪故不知脩者辱身者也辱身者辱親者也辱身以及親凶之孽矣吉兆之謂邪久之吉兆泣下籍手以拜曰字我者叔也師也勗我者密也古賢人也體規立念吾可以勉順祖母氏命名之意矣既退遂書其說于齋

葉母還金跋

夫葉母其可謂難哉夫士習書史之業講聖賢之則也然猶不免金惑即不爲惑則又振物矜有釣勝希前寘彼以就此均之貪矣夫葉母者笄黛之流閨閤之英固無所謂習書史之業講聖賢之則也顧有此還金事然非賈名非餌世嗟乎難哉司馬氏號稱良史至爲巴婦立傳啟貪人心謬甚若葉母者可以傳矣

跋許石城所藏群公詞翰卷

今在卷者則皆吳中長老先生之作往皆有聲詞壇者也彼其人骨朽矣其言猶爲石城君寶而藏之乃知自剖判以來未有不敝之軀誠有不敝之語也余關以西人也仕宦既二十歲矣乃始行游江南睹江

南之川嶺生物及其士風既歆然艷異之矣乃復獲讀此卷則大江者固天所以界宇宙限南北令各不相能非人為也且無論他即詞調亦兩之矣總之北尚風骨南尚色澤然人好南音者則十夫而九也

許氏贈言跋

少華許氏者余關中詩人也乃贈與槐公詩顧皆江左陸何諸人之調謝公為余歎伏之最甚有故哉在昔有狄牙者能嘗淄澠之水而別之因以調味而適于衆口則許氏之謂矣余觀許氏諸什總之工于形似至稱謝公之詩則言宣金大呂振摛錦高霞絢可謂得象盎自陸何諸人以後獨唯謝公足以當之豈可數哉然謝公項游關中往來鄜杜之郊其為詩固有方軌杜陵或且軼之者不專倣陸何乃知許氏有遺論矣余固表出之焉夫江海所以為百川宗者以珍奇具也

匪懈稿志

在昔詞林諸公凡承校士之役者至所録諸文率皆宿構謂既入簾每多瑣屑責應之事不得專意筆硯故也余因是亦竊效焉及既入簾與同事者慫慂表子議題目乃遂易孟子題有謂居數日梓人請録文

余出諸所構者巾笥中視之甚憮憮不當其懷於是
苦之而伏在牀上起復視愈益厭惡之乃輒就焚棄
焉嘿坐移日不得一好語甚困至夜半忽忽若有得
也乃剪燈益炷引筆伸紙遂成一文明日又成一文
又明日又成一文不出七八日而諸文皆就矣遂皆
入梓即其詞荒穢不治然嘔出心肝矣今録既已行
世然稿本不欲輒廢留以覆醅仍內之笥中焉昔詩
人咏山甫之德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自余奉詔
入簫歷二十日許計日得交睫者不及三四夕兢兢
然以不稱任使爲懼也余謝劣雖望山甫千里然匪
懈則其心有之矣乃取以名其稿云第一篇遺而不
録者以皆心力所在與初構子文一篇亦附之稿
末焉嘉靖乙卯八月二十五日關中王維楨書于貢
院之聚奎堂

書李空同贈華雙梧瑯琊行後 原詩附

此空同先生詩也蓋華公以言事謫官之滁因遂借
馬爲喻又切太僕本事其間命意構詞上逼少陵而
骨健氣逸則駸駸然凌太白之駕矣頃來晚學才弄
筆扎習韻語便欲雌黃老手誠所謂幾曾望見脚板
者也余在愁寂中偶閱太僕志此詩編在其間因附

是語以譫狂悖云爾
瑯琊山淮海際瑯琊神上訴　帝唐韋亡宋修老
釀泉西澗空秋艸園人山下開新道勾吳驥子行
地龍奮鬣入燕燕群空屹立天伏下長鳴向天
子願借上方劒斬此求馬使千金買驟駑可望千
里至　帝斥驥歸瑯琊駕紫氛驂赤霞步驟堯舜
軌背扛羲和車怒氣洒江江水立渴吻吸海老蛟
泣颶風夜襲扶桑根天吳噴薄箕斗昏絶頂望之
眠不得圓方莽蒼日無色亭前吹笛凍石裂崖下
笛聲風雨黑長安執友束生芻楚天延佇雲糢糊

右詩空同集不載以是知先生著作逸者蓋尚多也因附載于此俟覓秘文者采焉渭上後學南師仲志

槐野先生存笥稿卷之十六

左輔王維楨著　館甥渭上南師仲編

雜著一十二首

御試喜雪賦

擬　賜翰林學士宋濂以所選良馬幷爲　製歌謝表

大司寇箬溪先生顧公像贊

咸寧令齊子像贊幷引

答尹朔野啟

請南吉士啟

請東體忱啟

中秋延賓啟

壽薛渭野帳詞 并引

贈楊刺史帳詞 并引

孝烈皇后鼓吹詞應 制

南寺避暑詞

雜著

御試喜雪賦

時維玄冥之月北風增嚴萬彙蕭騷層郊落漠九漢
泬寥墨卿牽興于梁園鄭老纓情于灞橋英辟待賞
于雪宮剡人伺夜而鼓橈況夫三白兆瑞　當宁軫
懷白雪逸調孰發瑰才爾乃玄陸降坎青逵升震同
雲靉靆冲風釀醞剪澄江之瓊練舞天花于千仞僊
子御麻衣而摶空瓊屑學楊花而吹鬚由是騷人詞
士志爽神怡攜詠登臺炯炯光迷北望燕然之山東
眺扶桑之枝中觀仙人之掌傍臨黃金之陂山增槩
而嵯峨樹分葩而負奇危掌薛天而璀璨故陂積玉
而陸離載盼游客則有謝家吟調孟氏風流揮麗藻
以模象問梅花于瓊樓載睹景物則有皓鶴擬鮮白
鷗比素藹藍絮于回飈綴璧英于綺樹由是竟日徹

宵層飄疊委突矣數尺皓然千里多稼滿望于甫田有年將出于太史則見蝗種斃土鼓鳴柳堤白麥壠青窈窈灑灑脉脉縈縈光搖明月之野影浮白玉之城　宸闈覽瑞以開顏群工占歲而適情三農有賴而忭舞九衢喧笑而蜚聲俯仰堯天熙皞無營氣調人和逸興遹生乃嘯良儔涉靈象踏瓊瑤恣玩賞燁然珠玉之雰霏況爾春光之交盎逮夫暮景相禪銀魄流波乾坤一色泛亭棹歌雪月在庭棹歌在阿異哉奇乎此樂如何然俄懼其躭康而溺懽也迺睹嘉祥抽冥契悟清標訂新誓其薄冲虛而六出繽紛也

有似乎高人志士放懷于宇宙者莫之能繫至夫匝郊原而萬品葳蕤也有似乎豐功偉烈霈澤于海埏者莫窺其際象圭璧以示潔錯六英以示秇盻貞松而覺操倚寒梅而思儷尤願化育恒普協氣常調

帝德增懋　皇澤彌高萬代陋黃竹之詠九垓麥白雪之謠於是載忭載舞爲之歌曰二氣冲融瑤池蔽空　帝降祥兮墜于隰原珠玉彌阡懽聲揚兮惟天惠民六合同春　帝德光兮淑和布濩百工安化樂無疆兮樂無疆兮祝　吾皇兮祝　吾皇兮協虞唐兮

擬　賜翰林學士宋濂以所選良馬幷爲　製
歌謝表

洪武九年某月某日翰林學士臣宋濂伏蒙　聖慈
以所選良馬幷爲　製歌以賜臣者　神駒在馭特
分　御府之珍　睿藻傳神驚覩化工之妙既聞嘶
而知　德亦持　扎而懷慙臣誠惶誠恐頓首頓首
上言伏念臣濂雕蟲小夫駑駘拙品生當勝國之季
居在深山之中竄形影以圖存望風塵而增愾著鞭
首事空憐祖逖之雄歷塊非材敢慕孫陽之遇會
真主崛興之始正遺賢待出之時過采虛名至勤再
三之驛召曲承　渥眷親睹九五之　龍飛遂令徧
歷于高華未嘗少責以奔走叨塵　異數首尾十年
感過隙之迅駒漸空華髮愧馮軒之衰鶴恒抱汗顏
剪拂何施馳驅難効況乎三出三入髀消乘傳之餘
兼以一節一趨力匱登臺之後歎龍鍾之已甚瞻
鳳閣而不前豈期待廢之軀翻　軫益隆之顧簡六
閑之寶駿群無留良揮五色之雲篇特將貌雅不重
懋德懋功之賞忽臨私人私第之門臣乃想容與于
賦中察風神于階下得言得意而得象掩周王黃澤
之謠和律和呂而和聲陋漢帝蒲梢之曲美而知愛

捧琬琰以驚心感極生悲撫樊纓而雪涕一跌之膚
可免千官之眷誰先茲葢伏遇　皇帝陛下　冠古
威神　御圖廣大用三驅以取順馳八駿以除殘日
月煥乎重明乾坤帖爾再定　義降江表畢收倚馬
之才　詔下域中至有墜驢之笑駕馭一時之豪傑
廓清萬里之妖氛有如愚臣亦冒　殊獎彼奇才之
藴予甘爲前驅若安國之康侯尤當退舍伺悟一朝
之　錫仰同二氏之榮鳳臆龍鬐攷馬經而特異過
堤趨　闕從人欲而不違乃知大宛之種非凡而益
信　王者之言有驗也所愧難報者德但徒懷衆華
之思不待者年亦無多據鞍之日第當勉尋舊學堅
保初忠踐霜雪而全身無羨莊生之論當晚莫而求
道庶酬齊主之知伏願　朽索馭民兼金賈士求定
萬年之軌先登九方之明華山之戰騎咸歸在在歌
鎬君之德黃河之瑞圖忽出煌煌表義后之靈臣無
任瞻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　表稱　謝以
聞

大司寇箬溪先生顧公像贊

有貌其冠而袍則朱腰犀胸鶴厥狀訏訏彼貌者誰
姓顧系吳司寇是職仁者是呼胡以稱仁續斷吹枯

訟牒盈萬一寃則無維昔皐陶擅殺有虞沿逮漢世陰德惟于代遠風微蒼鷹爲徒豈惟蒼鷹更號曰屠萋菲張皐鉤棘仆軀民生疇重耿于葭莩仰天冥冥不聞我吁籲帝帝遙沈沈紫樞孝娥竟枉越父輒拘愆和干咎　帝德良孤以水以旱祟當其區茲孰爲者深文之夫於美司寇穆穆鉅儒爰究經術古訓是模欽之恤之嬰孩閔辜彼核彼詰我原我蘓飛鸞走騶念與之俱輕脫犯蹕重用鞭蒲茫茫大楚亢極而巫召祥導和既沾既濡誰謂偶獲愷悌攸孚黃口喧頌赭衣去途物亦類感省樹集烏於美司寇魁顏巨顱馮馮大腹幷貯江湖孔曰仁壽斯言匪迂陰隲終吉今古同符茲年既耆杖不用扶眉秀華蓋目炯驪珠嶷嶷嶽立矯矯鳧趨唐生在側鶩顧瞿瞿筭數焉極彭籛可逾余言罔誕徵之斯圖徵斯仰斯脉脉動吾

咸寧令齊子像贊 幷引

此咸寧令雲汀齊子像也雲汀初令蒲蒲人德之乃募工擬容用志弗忘辛丑之冬雲汀屬公游及華蒲父老越數十輩浮渭奔謁念往泣離持圖以獻若曰考公似者嗟乎召稱去思張傳遺像邈代音徽溘爾

輟響乃如雲汀所獲詎可言今無古人哉余乃恫懷時政欽厥令美爰製四韻式闡孤芳贊曰

傷視彼民雲汀之志民用不傷雲汀之事彼奪者誰失此人龍爭公弗獲纂公之容巖額星瞳依稀克肖秋凜春煦顧吳失玅瞻依有托無論一毛求所似公麟閣丹霄

答尹朔野啟

讀所惠書詞俊侔駢駟貫擬連珠珍等睟盤爛方簇錦固以嵬目怵衷欽容避舍則斯作者誠四六之博徒文章之宗匠也緊自漢魏寢響晉宋承風降歷四朝各裁一體總之雕鏤金碧之章協比宮商之韻角奇逞秀傾五內之精探異搜冥洩二儀之秘猶之鄭旦娵閭不同形而共媚園椒江芷非一氣而俱芬蓋炳然有象蔚然有光矣世代既移華豔隨落於是操觚之士侈口西京卑睨江左匪刀槧之爲嫌直才情之自索爾至若君侯之詞則洪鍾蓄聲而待扣菀藍具染而出青音不厭聽色無輟觀可以比肩顏陸敲頂潘張固不必托李奇之高調假相如之夙稱其音自遠其傳勿疑也顧其撰意命篇緣抒孤憤而徵詞引類咸屬微言則又靈均之諷諭嗣宗之避隱達者

增唏昧者弗可測也君侯飽黃石之猷兼彩毫之技翌日建牙禹帳草檄龍城固無俟陳琳之爲記室孫楚之作從事矣蒙采蒭言竟期布諾方有他奪敢勞後命乎哉

請南吉士啟

恭惟百年門望衣冠承奕世之休八斗才華文賦挾擅場之譽顧轂猷之弗競兼族姓之無聞豈意高賢能親非耦引蕪葭而延玉樹秪表輕微張簫鼓而列綺筵深慚接遇合松上施蘿之雅續酒中伐木之歌感私寔切于銘心酬計將期于枉趾夙陳薄宴穆卜良辰乃于八月十有九日牛馬走擁篲當門望光塵而跼蹐雲霄客乘槎上漢霑玉露而歸來屬從徒閒暇之時當灝氣空澄之候命觴如魯徵樂惟秦聊將合二姓之歡情誰道羅八珍之奇品場苗何物欲維千里白駒世德非輝敢下九苞赤鳳饋魚書而遣使思鶴駕而顧吾幸誡閽人無留門者

請東體忱啟

伏以喬木高門許絲蘿而上引華堂嘉宴擬秦晉而交歡倚玉爲榮報李是愧茲者言申卑悃穆卜良辰以今月二十七日誕陳鷄黍之筵妄意冠裳之會敢

謂北門之學士聊爲東道之主人星聚荀家知太史
明朝必奏氣占尹氏望僊車應日來臨

中秋延賓啟

伏惟浮踪梗泛漫作江湖之遊逝景駒過俄驚歲月
之積頃還初服幸值中秋戒酒正而命尊要蘭朋而
對月雖茅堂竹逕遠謝西園之珍木瑤華而皓魄高
空頗擬南樓之遐觀曠覽願尋舊轍言赴新盟懽氷
轂之易馳期玉山而共倒

壽薛渭野帳詞　并引

時維季春和風放渭川之花柳律當姑洗遲日麗雍
土之河山世際昇平域開仁壽祈黃耆而尚齒義重
于古人介眉壽以延年情篤于今日恭惟渭野先生
執事斯文正脉天府奇才問學宏深駘年已擅名于
文囿器宇俊偉弱冠遂震望于儒林論文登顯科三
秦驁看行空之天馬獻策取高第四海爭識絶代之
人龍花封小試牛刀閭井仰嚴明之治憂官大展驥
足貤貅歸統馭之方自古直道難容於今高才多妬
蓴鱸馳思情懷鷗鷺之洲琴鶴還關夢斷麒麟之閣
陶情物外適意林間茲惟三月良辰閬苑黃鶴傳玉
笈是謂六十初度海屋仙人獻壽籌玉液瓊漿交梨

火棗綺筵開華屋瑞氣絪縕王宇弄瑶箏仙音嘹喨衣冠濟楚禮樂繽紛貴戚如雲高朋滿坐眞塵寰之羽客請擬八百歲而爲春乃陸地之謫仙願祝十二會以紀壽此固人生之大快作德之餘慶也僕躬逢盛事無任懽情欲鑒鋪張必須音什勉綴蕪詞用祝華筵詞曰

春花鬬巧正值春光好東海上來青鳥今年桃更多此會公須到嘉慶也從天祐得君壽考　看珠圍翠繞聽簫韶縹緲褰懷濶乾坤小金尊飛座上朗月轉花稍從今後海田數變人難老　右調千秋歲

贈楊刺史悵詞　并引

伏以　天子徵九牧之金以鑄鼎義取安邦大夫佩五侯之玉以分封志存報　主得郡尚愧于製錦承恩終負于揮金若此遭逢可勝慶慰恭惟大刺史彬菴先生執事治執戟之華胄挺聯璧之上姿系出鳳城故聞四海九州之畧家隣甫觀嘗窺三墳五典之微問學淵源神情秀朗望之罔不退舍見者倒其前徒遂使冀北千金價重燕臺之駿圖南萬里風高越海之鵬卓爾儒林蔚爲國器懷王無勤于三獻奪標眞勝于丑言乃者吉協夢刀榮分剖竹英妙如終軍

而御木則慎瑰奇如賈誼而議事不疎顧茲劇州寔稱孔道路通巴峽甸接長安非膺遊刃之才寧奉解繩之旨淮南無一事而晝卧鈴閣常閒河內緣萬畝而時巡襜帷鎮捲希心古烈高儗華峯十丈之蓮抗跡時流清侔渭曲千尋之水九江已見其度虎三郡盡爲之還珠春省動兩岐之謠夜作收五袴之譽少年挾彈而潛亡他縣不聞探囊長老扶藜而遮拜中衢願爲立石屈指計美尤恐十失五之在茲捫心嗟時將無萬有一之難獲適承臺奬允副珉懷抑揚進退之間風俗教化所在誠使赤車下　召當彰黃霸之能　玉璽加褒乃表龔公之績僕也墮身關輔濫齒詞曹由今人而觀古人歎傷滿目自結髮以至華髮攬采彌襟他人之賢及肩而已我君之政居首裒然踴躍實倍于常倫品題難混于同日情均拔薤詞代歌棠詞曰

矯矯龍鱗隨風雲盤轉上通寥廓　帝念西州千家萬井參錯驅龍下界爲茲方甘雨時落到如今桑麻徧野處處人家歡樂　兒童群立華薄待行春相迓再四期約只恐　徵書一朝頓下鸞閣將玉人天上歸去吾曹寂寞聊且把酒漿奉壽留取一錢贈却

右調漢宮春

孝烈皇后鼓吹詞應　制

燕山北望鬱　陵闕雷鼓嘈嘈向曉發黼車行榆汁滑馳道蜿蜒盤似髮　笳聲鳴未歇空嶺永埋明月冠冕千嗟萬咄此際魂超忽　右調應天長

南寺避暑詞

萬里驕雲千山赤日人在洪爐雙翼難生十洲阻向蹔卧松廬天風陡起南隅繞林壑那羨蓬壺倦遊歸去月中跨鶴花底鳴駒　右調柳梢青

槐野先生存笥稿卷之十七

槐野先生存笥稿卷之十八

左輔王維楨著　館甥渭上南師仲編

祭文二十二首

告華嶽文

告武安王關公文

再告關公文

祭華巖東侍御文

祭鄭亭東大夫文

祭劉隱君文

同鄉合祭馬西玄先生文

同鄉合祭呂涇野先生文
詞林合祭呂涇野先生文
詞林合祭張陽峯先生文
謁侍歸展告先公文
祠堂成祭告文
祭甘經歷文
祭外舅半山郭公文
詞林合祭王懋中太史文
同館合祭王太史文
祭先考贈君文
祭叔父王大公文
祭前山先生文
祭孫通府文
祭贈君墓文
祭仲父質菴公文
祭文
告華嶽文
嘉靖三十四年歲次乙卯閏十一月壬戌朔越初九日庚午南京國子監祭酒華下生王維楨謹設牲醴告祈于　西嶽華山之神曰頃者楨之母劉病在里

中而報至京師也楨乃疏請　天子乞歸而侍疾焉
天子下吏部議吏部顧尼疏不行以楨徙今官令便
之西於是　天子可之乃茲行過祠下徼惠于嶽神
唯垂明聽而賜鑒焉夫祥青旣福皆天所畀楨旣已
知之矣然竊聞五嶽者視三公也三公不敢上僭君
權然法得以告令主澤下流也楨今徙官而西者是
已假楨獲辠于高玄則眚當著其躬不宜累及所親
即若非辠或盭氣流薄突至偶值嶽神亦宜白之高
玄令勑司命眞宰驅彼二豎而還此四體不得令慈
闈坐痿孤兒銜恤也且神血食金方職在保育群生
禦災扞患今母劉災患若此獨不當扞而禦之乎母
劉天性醇篤事神最謹嶽神所洞鑒也乃顧令疾甚
禮神者蒙災慢神者柰何哉今夫境有旱澇禱之輒
應吐霧吞雲效不移時若是乎其靈且異也今楨所
禱爲親乞命又非直旱澇之比矣嶽神顧忍使之延
時日乎楨故守史官凡山靈川異不嫌特書即嶽神
顯庇令母劉疾已楨力當撰録其事傳之永永以彰
嶽神之惠唯垂明聽而賜鑒焉

告武安王關公文

義勇武安王關公祠下今月二十日家報來言楨之

母劉太孺人以九月二十八日感冒風疾半身不隨語言蹇澁報至楨神魄飛越不知所爲竊惟大王足下英靈振于千古前知通于九天即如母病目前可復大王幸明示之脫若纏綿不能遽爾去體大王亦明示之或用醫藥收功或因禱祀求痊二者皆世俗捄疾者之恒道也果若從事于斯二者可以愈母之疾楨亦不憚隨俗期在解親之厄而已大王亦明示之楨嘗讀漢史睹大王之英烈忠勇未始不氣爲之壯神與之依也仰惟大王鑒此素衷憐此哀祈露機于未萌告事于將至卒之有效楨當曳履祠下手將

辦香庸展謝私且欲爲大王論撰往蹟闡發幽懿以補譜牒之所未具惟大王憐察之

再告關公文

今者楨以老母病廢之故計將具疏　上聞欲圖終養第官叨侍從事取　宸斷所繫匪輕今疏或可或不可或就或不就唯明神示之楨將據之爲行止也語曰卜以稽疑楨平生無疑事而爲親圖歸又未足置疑所恐恐者獨懲于近事以故弗敢直遂耳又明神之靈照通于四海而察于九玄故不恤再瀆再拜稽首而敬使卜之唯示之筊詞焉

祭華巖東侍御文

嘉靖庚子華巖叔丈東公卒其年十月十有二日將奉公窆焉而史官王維楨者公故女姪婿也以先期奠有辭辭曰我崇我肴我載我酒縞帶練袍酹公柩所公氣豪絕公性慷慨英魂不流瞻也如在嗟惟巖公卓哉岌岌孕華而生肖華而立侃侃者論矯矯者風光邦震代急電長虹乃世弗諧縣車特早歌觴永日丘園娛老人言龍卧公曰鴻冥遥岑孤杪弋彈何驚巖月溪花青娥白紵彭澤徜徉東山容與閱年六袠笑口常開袍崢豸角庭擁麟胎而壽而昌有先有後江東王謝關西韋杜言念貴游建節鳴騶百歲如矢樂不償憂所嗟公者摩霄俊鶻空群逸馬孰安孰危孰多孰寡所嗟公者俊鶻鎩翮逸馬窘步空負蒼生竟阻遐鶩追惟晉陽驅車淮海攬轡都亭埋輪行行者避可謂無具者哉胡階萋菲成此屯蹇雲不爲霖悠悠在山嗟乎仲尼天知子輿不遇杜甫窮愁李廣失利或海或桑或帝或甿星輝月晦尺短寸長數也何常而奚爲巖公傷哉乃亂曰化而往者同邪合而終者獨邪巖巖者華邪百千萬禩付與不朽者公邪

祭鄭亭東大夫文

嘉靖庚子奉直大夫工部營繕司郎中鄭亭東公甫及葬時翰林院檢討王某以告在里取十一月二十六日脩奠事公丈人行也再拜哭且告之曰公之死死荊楚長沙域汨羅所賈誼足幽儔屈平爲冥友公之葬葬城西土窿窿艸萋萋何時化成鶴一來華表啼公死公安我悲我悼吉人弗穀志士毀造一悲聲咽一悼淚橫再悲再悼月慘雲亭悲悼悠悠望南垓魂乎魂乎來未來洞庭緬渺衡嶽崔嵬精爲澤畔芷氣作天南雷我握彤管賦此招魂英英鄭老來鑒予言公心如石公德如醇公才如刃公政如春天乎不弔負此吉人喟昔金閨接珮紫陌逐風招邀酒斝酹唱詩筒而今也素幃在堂丹旐在宇椒醑酹沙雍門歌戶俛仰今昔哀懽殊科涕匪無從漸漸縣河彼人曰拗哉王生孤峭違常哭死獨傷胡薄此生胡厚此亡嗟嗟鄭老疇當鄭老疇當

祭劉隱君文

嘉靖辛丑之秋劉隱君西野翁卒其子華州刺史龍坡公聞訃絕復蘓者數四已爲位以哭華州人王維楨者官翰林檢討維時謁謝在里取昔人七哀之誼

布奠抒忡欽風喟德爰託告于茲文辭曰曩余好此奇遊兮廼東極乎蓬瀛覽金臺之故墟兮訊桂苑之殘楹往者既不可跡兮羌延佇而怦怦翁廼產臺側而廬苑左兮洵好修而繼轂驅驥子于萬里兮恐燕昭未之曾致蓺蘭種玉雜品桂而羅砌兮視十郎其不啻謂一代之簪組兮形拘拘若桎梏侶安期而挾羨門兮遂平分此閬壺朝晞髮于扶桑兮夕吸瓢于沆瀣走浮丘而避絜兮俛龐公而下拜誦　皇王之御宇兮風沕穆而熙洽信老安而少懷兮徧谷野其相狎爾其歷寒燠而七十換兮更　四帝而化之洵

堯舜之逸民兮揆巢由而亞之苟令德其孔章兮又何必結纓冕也彼乘軒而竟爲鶴兮非斯世之所鮮也弃顯融而弗履兮諒嗣彥以取償曠俛仰其何恧兮縱偃蹇而相羊白日忽其不淹兮羌俄及乎崦嵫少微晻曖而靡光兮菊渝節而殞枝空瀛島之泬漻兮紛鶴怨而鳳哭余豈不知古稀之洵美兮跂彭籛猶謂之蹙仰高漢之茫茫兮下哀鴈之嘈嘈傷令子之欒欒兮值風雨之瀟瀟悽旅魂之營營兮共夜烏之啾啾灑雙涕之浪浪兮隨東泒而悠悠猥余小子兮景休明而鍾慕夫既不獲承顏兮又重以殊路念

伯夷之抗行兮附馬遷而聲施依太史之遺則兮握
彤管而敶詞亂曰燕有隱君曰西野兮含德弗耀子
萬里馬兮既壽且祺世其寡兮桂酒椒漿我其瀉兮
霛乎千里假弗假兮

同鄉合祭馬西玄先生文

天眷　皇朝　聖神聿起篤生哲人爰作　帝使於
爍我公降命上玄秀毓崑崙瑞應奎躔託景風雲結
知　九五九五嘉樂需汝霖雨白日忽匿梁木易頹
長駕促塗吉望凶來　天子曰咨喪我股肱殲良昧
理福善無徵邦無笙竽士有吟嘯矧我共域而不斯

弔厥初鷹奮爰集石渠疏留八駿氣奪萬夫批鱗逆
怒一麾出守淮陽臥理潁川歌母太微重煥吉士再
征賈歸宣室朔侍承明穆穆辟雍祁祁髦士公其貳
之標立景附乃歷銀臺乃領留均兩都並蹈六館咸
甄惟　帝懷賢還公薊　闕夙夜惟寅五禮遂發
帝曰休哉兼秩示輝朝臨南署暮對北扉誕陟泰階
克毗克載雲滅雨絕甿心竟背長沙悲鵩曲阜悼麟
賢聖恒厄異世同塵猗歟先生身固遭時學弗阿世
外若温夷中實貞厲凡夫踰閑恭人矜細于道苟合
于俗寧盭至其潛機玄鏡旁燭無際執權應物靡隨

靡滯是則上智無明末塗罕儷猗歟先生幼綜篇翰
遂握眞詮寖閎寖肆海蓄雲宣聰窺玅解道寄遺編
班揚接軫陸謝執鞭文明之代作者犂然大雅既逝
朱瑟絕絃猗歟先生體潛聲燿數短道長劒埋浮彩
蘭死存香　帝念前徽考謚增職隆章寵數光照中
域輀軒宵戒丹旐晨飛違此皇扃玄室是依開阡京
兆礱石蒿里臣義　君恩紀厥終始嗟嗟我土形厚
且庬奕世育賢長發有祥迺今武功修文高陵挂劒
渭南藏舟上郡辭殿四氏接零關河漸虛悲鄉喟運
相視漣如祖公于郊停驂景夕高城愁入隣人夜笛

同鄉合祭呂涇野先生文

嗟乎先生歿矣五星隱曜太華摧峯秦人加痛海內
寡悰嗟乎先生少綜經術壯侍　明廷疏獘列政冀
寤　天聽天聽乃迕遷賈長沙太息流涕萬事參差
暨移留都瞻　天彌遠益保朴忠誰意旋反　聖思
忽逮有　詔賜環試于成均晉于講筵天與貞則屢
躓不移巖巖立教侃侃陳詞動期道合遑恤俗盭千
人所依一夫或懠遂去　帝側俾貳南曹來若泰山
去如鴻毛先生曰吁我當往矣上書白老　報曰歸
止歸止丘樊畢景是圖萬方念之猶俟來蘓昊天不

弔大星俄殞賢者弗壽聖言安準嗟乎先生道可康
世文學其餘志厄途窮俛而著書著書孔多羽翼宣
尼宗朱斥陸學者以師假令先生年得耆耄遇侔旦
奭將勒勳旂常安號討索也嗟乎先生歿矣不歿者
名彼生無聞何若無生某等鄉邑後學瞻仰在茲奪
我耆鑑同情共悲特念縻爵　闕下負土無從詞不
盡哀聊寫深衷

詞林合祭呂涇野先生文

休矣西土爰有呂公身歿名立太華空同淑質自天
少敦貞素年踰耳順厥履彌固令德既昭而詞孔宣
闡經翼聖往紹來傳聖道維何忠孝是止公實踐之
有言匪侈始公魁世人稱温飽公志弗存食貧甘老
解組歸來卿曹右職扃扉匿影環堵荆棘詩讚羔羊
孔稱淵憲今故相觀曠世同券有訃歘聞哲人其萎
群紳用悼　天子曰咨講筵故從卹典示慈道鉅數
奇　帝念在茲嗟嗟呂公言方蓍蔡行等瑶瑛如春
之盎如砥之平濛汜俄及霖雨空情國亡其寶士喪
其程某等舊寀新悲哀不臨木瞻深室遠有詞載軸

詞林合祭張陽峯先生文

於乎先生令德純懿如玉隱璞不暴其光而輝衆目

書貴欽若詩誄柔嘉公也蹈之譽徹金華　天子曰咨惟汝予弼位既崇矣厥心乃慄中興之治外攘內修論思密勿以贊　皇猷旦奭翼姬蕭曹佐漢今古勠力膚功咸爛洪川中濟有柁斯摧蕊和羹而失其梅頃公拜　恩佩玉煌煌朝簪駢趨賀公于堂榮枯倚伏則莫可准慶者出閭弔者旋軫事聞　九五若曰噫嘻感今追昔罷朝撫髀早參經幄末典邦禮帝聰以闢　王制聿起運遘好文大昌厥詞賦成奪席奏入稱奇一朝奄化萬事俱盡死生定數智者勿論公達幽明瞑目長畢乃今之人思公罔極百身願贖九原不作國中休艾賢士悲閣靈輀既戒餞賓在門舍此京室湘山望奔騎吹喧奎旌旐蔽天　皇錫異數以象生前有傷公者旅櫬孤征德人不嗣視天冥冥嗟嗟否否天道忌完既貴既壽公其用寬

謁侍歸展告先公文

緊自壬寅言邁于京逮今旋返霜露四零在職望丘天逢壤隔怵茲逝節徒爾惻惻母也念只勑兒請告告于　天子曰汝歸造既造于家爰哭于野感今嘗昔誰能忘者有堂有室母卽是居翁也幽扃各安其廬

祠堂成祭告文

自楨髫年見考君祀先謹然惟于寢考君好賢聞禮以爲庶人祭于寢也考君既歿而仕禮得立廟祀先然故宇局隘計拓而營之未能也嘉靖庚子幸改宅稍敞留地一區于堂之左擬廟乃楨却宦游未就禮稱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乃楨茲顧後辠其大哉丙午楨復告還始立廟于嚮之虛所製四櫝座遷各主于其中起新模薦孝思焉楨按典記自大夫以下不列祭及高祖之文又士祭自祖禰則止謂澤有淺深斯制因隆殺云我高祖按察君始遷華始爵寔啟王裔科第詩書綿至今世濊哉先德寧忍殺之弗祀曾祖次公我王父父而王父庶子也我考君王父長子也稱宗王父不得禰次公而考君爲宗子寔得祖次公考君往已祭之楨又考君之長子爲繼禰小宗小宗固得祭三代也逮祭高祖凡四代而楨不爲僭也古者代爲一廟制備而象巍今廟止一楹閣藏四主即祭寢者猶必及之而況得廟乎禮殤與無後者祔食于祖考制則各因代祔今屋隘更置他几不得而夭者孤者又苦無依也將取歲首終準人生歿之義以元日腊日爲位招祭之又萬物本天人本祖始

祖弗祭如情何乃竊古制以冬至之日爲壇祝拜之歲一行其廟祭以四仲之月舉忌日腊日並舉自餘俗薦則楨母劉故刑于考君奉先倍孝能爲之不爲典嗟乎自宗法不講祀典久湮即學士大夫甘自類于野人今廟規度儀法未盡符古然由是得以合先追遠附于食不忘報之義仰冀諸慈冥翼咸相懋王氏宗庶廟祀永永矣

祭甘經歷文

謂壽必賢而公靜淵顧不得年謂仁必嗣而公孝植孝子乃匱謂才必達而公崛拔臺幕不越謂天從人人言恂恂轉災其身謂理御數吉人儉受于何則厚謂聖言信不善或順善茲蹈釁總之天遠默默巫咸不測古今皆惑回也弗延鄧攸絕傳匪公獨憐有櫬在旅仲容斯舉征日煩暑汗馬塞塗送者傾都或悼或吁秦蜀形親我等故人視衆倍辛祖奠薤詩以當別卮以當驪詞

祭外舅半山公文

歲秋八月有伻來詣訃而乞銘主翁納窶予曰吒乎駭栗不制昔也何健今也何脆矍矍遺老晝飲宵繼彼皆泥頹翁獨揭厲嗟杯中物人曰綿世積而鬱毒

翻以速斃位不當才休且飯糲因覓醉鄉遂游無際狀楊氏爲載弗漏細誌掇其槩以視來裔東門之丘送車嘒嘒或紼而謳或酹而祭余豈異人柰何匏繫神奔跡阻西顧沾袂日下更東羨門永閉悲離傷絕怛若受劌既以銘歸貽書伉儷以賵以祀有亡焉計

詞林合祭王懋中太史文

語曰寄珠于人求不越宿藏劒于匣化不踰年其王子謂乎王子負器而需時蓄才而善閟乃其光益灼灼見也斯與照乘之珠斷犀之劒異邪則天固靳之矣而弗能收之邪嘗觀夫東下之波與西逝之烏即彭殤等死耳顧獨念賢者夭才者促蘊之雖奇施之未逮悲夫昔賈生早萎李賀弗延君子曰既賢之才之而又夭之促之天其謂何乃今王子又奚異于兩生云人恒言有不可詰之天今王子若此豈非不可詰者歟

同館合祭王太史文

王子之行賢者之侶也乃遽五月而疾三十八歲而死　朝大夫聞者無問識與不識皆爲雪涕余等固重有傷焉王子操儉慎微密以名其德然亦以是殞其身病且劇恨猶瑣屑米鹽之問少恢恢大也雖然

伯牛之洪也窿然瘠矣顏氏子之弗遷怒也溘然夭矣此文關人哉夫命猶幅尺也杼柚既定能益而長乎王子獨柰命何若曰作善以速殃勑躬而臧性天如是冥冥也非然哉非然哉

祭先考贈君文

嘉靖二十八年歲次己酉十一月丙子越十二日丁未翰林院修撰男維楨謹治酒脯果蔬詄在旅舍祭于　贈檢討考君之位曰孤令者叨沾　新命遷秩修撰矣　國制翰林歷九載滿得陞二級孤以資進非由望擢也始考君教孤令任一職効一事言至今存矣孤奉之弗懈勉勉在位柰疎鹵淺細何夫詞命之道關國華采庸詎可疎鹵淺細能也比玆九載至孤捫心惶悖解纓待黜會　詔以例遷大哉　皇仁真不弃敝帷矣故事由修撰而又進浸顯浸重且畀之艱孤于詞且未良又安能肩其鉅也我母先是還里權修考君祀孤殆將歸而掃蒿萊矣人生進不善宦又退不明孝則忝所生甚矣孤久懷斯念因之申白可不云何夢以通諭欽哉仰哉

祭叔父王次公文

日值上浣而月仲春桑梓在憶客來自秦余忻坐客

客語逡巡次達叔氏災丁其身是邪非邪情驚意嗔
無幾承訃語合來賓手訃嗚咽母也愴神室婦在侍
泣下沾巾幼女何知雙睫津津哀莫酷斯天胡弗仁
旣奪余父叔亦沈淪崩腸刺骨腹轉車輪俛踏厚地
仰叫高旻生有夭殤叔也七旬壽則壽矣柰失所親
疾云大劇醫技罔伸五日不寤千刼長泯嗟嗟我祖
行備且醇二父承之兄愛弟馴我年弱冠卽罹苦辛
叔也視之旣篤旣頻嗣脫于厄忽躍風塵爲教寔繁
勉矣良臣豈不思報石粟則貧撫今憶昔曲曲難陳
靈遊何所我縶　陛楯末由登木瞻雲惟顰叔有四
男屹屹振振兩我呼兄稱席上珍二季積著或號千
緡環過其家釃酒割鱗問欲以事靡令弗遵卒哭之
悲感及比隣訃我詞畧詞畧意眞伻來致哀兼葬是
詢胡兆之卜我言可循城南古丘鬱乎嶙峋左爽右
塏土匪常倫二父厝之翼挾股踆千秋萬葉有亨無
屯往余卜茲旣刈荊榛垣墉外繚佳木蓁蓁頃計籲
帝將以私論歸徙嚴魄歲屬良辰沈沈　九關上謁
懼擯乘間入告有懷竟申先茲治奠捐帑　賜銀匪
物之貴斯念誠寅

祭前山先生文

往楨之京時先生猶伏在淺土不謂其今歸即九原也先生歿十五年而始葬葬時楨滯在史局不得與紼謳列歸乃由阡路攀宰木則愴然感懷焉楨自髫年即就先生學先生若姑母咸子視之先生所督教期冀我者咸鴻鉅之業非常之事以今睹世師復何如先生者也昔宋玉哀其師屈原撰九辨之章楨才駑下不逮前英欲圖隻言申寫之安能哉世俗好華而先生樸人情好炫而先生晦凡此皆足範今傳後而先生自爲誌述之亦自信其當無愧也晉陶潛令彭澤自解印歸歸而有餘快至老且卒手勒祭文述平生之槩君子以爲達乃今逮先生特兩見耳世何有如先生者也楨憶思往訓則爲之悽談述高雅又爲之喜二念橫胸非詞末展聊陳悃愫實不盡萬分一也

祭孫通府文

先生歿二十四春秋矣子大亨竟不能歸先生于土尋而厥配孺人亡楨小子益怛然痛懷焉先生方廉介直罔觸忌諱固狷者之高蹈孔門之遺賢也乃宦既不達卒而其嗣又阨塞窘甚此何以解也傳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先生者以謂善人非邪楨自任

衣冠卽睹記先生行履彼其時先生已拔俗獨立莫有耦者物逐運移俗因化改抵于斯會文能有望先生下風者哉楨小子高先生之節而閔其滯淺土也乃爲賻阡開窆與其配孺人合定萬年之宅焉小子誠重亡友且用補天道之漏非以子大亨故也神其鑒之

祭贈君墓文

我君距今歿二十有五年矣而男署留翰詵令我君在當七十五歲耳人生以百歲爲期而耄耋固時時見之我君胡不逮哉我君教我學甚篤不食其力緬懷往昔淚淫淫下矣茲且南邁取道丘園展此永思詞以酹之靈知之不

祭仲父質菴公文

仲父歿一歲而楨歸歸見其堂除虛則哭于其堂茲覩其美門閉則又哭于其野焉楨之歸也爲署留翰乃取道家山展此哀悰仲父有潛德高行令黯黯不能表是楨之羞也夫是楨之羞也夫雖然有須哉

槐野先生存笥稿卷之十八

槐野先生存笥稿卷之十九

左輔王維楨著　館甥渭上南師仲編

祭文一十六首

祭趙宜人文

詞林合祭王太史孺人文

同鄉合祭王太安人文

祭趙侍郎母太淑人文

同年合祭王太恭人文

祭盧太史孺人文

同鄉合祭太恭人王母文

詞林合祭王太恭人文
同鄉合祭龐母太孺人文
祭胡宜人文
會祭孫太夫人文
祭趙宜人文
祭南恭人文
哭亡女淑姬文
祭妹文
送亡女文

祭文

祭趙宜人文

嘉靖庚子仲冬　誥封太宜人上黨趙母都氏卒于渭南旅所其子四川憲君扶櫬東還道出華州華州人王維楨官翰林檢討寔與憲君同年進者也誼關世好情倣生芻爰敦菲奠申以蕪辭辭曰巴竹甘笋錦水饒魚子兮克孝手轉潘輿大家逐子于渭之里寶婺俄沈雲軿倏起劒門何在潞澤已遙養弗從志數也爾逃川嶺盤盤言歸言邁素轂丹旌路人用喟宵猿晝鶴雪館風灘孤魂獨予有淚如潺予也秦人母迺晉族三徙成名爰知令淑令淑已矣而貴而榮

歿有不朽何死何生西蜀使者繡斧屹屹後禄難量
慈訓之力靈岑于征爾家爾庭悃思軌則鄉念儀刑
我手橄欖我歌楚些哀緣義起余沸沾車

詞林合祭王太史孺人文

王氏有赫厥惟太史休矣碩人寔天作比作比伊何
等芳齊美如珪儷璋將蘅和芷太史温温崇樸去侈
豈俗之移唯道是止朝士翕然稱曰君子皦皦令名
寧獨文似碩人相之克順克理解珮齊眉動符前軌
媚于士夫專愛姑妣令德允臧勿云織綺碩人之生
名宗貴里兄也班生翁爲孟氏懿質既貞内戒爾爾

乃歸于王閫譽遂起　帝制有嘉笄旌幽履幽履載
揚從以錫祉吉凶何期慶弔相隨大命奄忽殲此淑
姬考祥元吉人皆信之仁賢不禄毋載空詞筑筑太
史悼往傷離形歷世隔誰哉予宜比目失浪連理摧
枝匹翼垂翔云胡勿悲塵掩遺琴蛛網虚帷物不毀
故而人不追某等四海之人太史同池太史既戚予
戚在兹生非金石誰能勿萎或彭或殤造化小兒晨
旭夕沒春卉秋腓理無久視達者不疑碩人克嗣安
此長畢欽德將祀冠裳有秩

同鄉合祭王太安人文

猗歟阿母振王氏宗何以振之子戶部公戶部太公
隱德隆中太公之先奕世朴冲爰逮戶部矯矯奮庸
劉晏經國蕭何餉戎朝簪籍甚里門崇崇伊誰穀者
阿母之功太公剛倡阿母柔隨太公中殞阿母峻持
長男戶部驅事宏詞中男力本勉旃小兒三男屹屹
月旦稱徽赫赫戶部卒顯斷機彼蒼眷德八袠介祉
行有板輿御有嘉旨俄云辭堂戶部摧毀豈不考終
痛我令妣某等戶部與游識母于子匡閨著誡大家
趾美仁族卹孤邦媛同軌月落在天其輝不死母也
云亡遺芳在里戶部跣奔爰即繐帷紼謳伊阻望酹
在茲

祭趙侍郎母太淑人文

於赫趙氏實生司徒茂功淑問以翼　皇圖昔我秦
服戎寇邊隅內困給饟利害須臾趙屬保釐洪猷以
紆權施經據靡滯靡迂卒使戰士飽奮誓共忘軀獻
馘奏績　天子曰俞既乃訓俗阜財攖視惸孤循行
勞來定擾返逋秦人德趙何以效吾趙有壽母有祝
有呼呼曰阿母若子我蘓祝曰阿母千歲是逾人士
作歌爰採謠歈作者萬言一言非誣群言既集予序
以傳誰謂比周而德用宣趙徙度支　詔佐晉邊板

輿于邁逐子翩翩無何訃至月沒雲遷悼今喟往實
用惻然我聞阿母誕膺温惠容止靜專仁逮宗戚德
隆譽延泉源木本令子象賢恭穆仁愿視則忘愆胡
不永永副我祝篇豈云弗壽謝彼千年予繫金閨母
家澶淵弔阻臨木望蔽遙阡將使附誄目斷情連尚
圖石室令德用鐫

同年合祭王太恭人文

於鑠王氏厥維藩公藩公載興夫人以崇夫人伊何
藩公之母刑家誡子既順且矩藩公率之蚤厲雲逵
脩能姱節仍倡厥嗣大道既隱末季靡靡如脂如韋
俗移志徙矯矯藩公砥柱橫流信道委命寧沈毋浮
孟遵仁義爰念斷織駿轂用章母訓是力昔在辛卯
逐子于秦我等諸生子與陶甄舊德允懷日月不滅
母也訃聞相告悽切豈不壽考猶謝百齡豈不榮茂
我願未盈洛陽北坂薊野望遙紼謳無從焉酹桂椒
詞以寫之將之雲翰蘭萎珠沈怛焉惻歎

祭盧太史孺人文

賢豈必壽促延惟命孺人奚傷靈輀既戒違此京室
返彼齊疆嗟哉盧史休茲令匹溘爾云亡偏輪不轉
隻翼不飛盧曰予殃孺人歸盧遺貧飭敬人言孟光

既廬歷顯一綜內治一秉官常官常易修內治希遘
廬也二良靡實弗宣如彼宮鍾有虡載揚猗猗蕙蘭
春爲茂草秋萎嚴霜廬曰悲乎豈怨霜露所懷舊香
漢濱遺珮荒忽邂逅交甫不忘矧茲同稠以歌以泣
痛于蒙莊有儕來集哀廬之哀酹孺人觴於乎孺人
生不踰閾冥魂于邁焉識故鄉丹旐在途依方南指
魂兮與翔

同鄉合祭太恭人王母文

繄中憲君厥初作儷寔維太張張也云歿李筮來歸
令德繼明張有六孤李爲鞠之若離于腸或世儒冠
或鶡素封嶷嶷光光中有次公爰貳秩宗　天子褒
良秩宗德李曰孤等立母氏扶將初李嬰疾秩宗籲
禱庶幾無殃其若命何殞先黃髮未秋忽霜訃來自
里詫矣秩宗皆決形喪是邪非邪頃之訊定一哭輒
僵我曹鄉人趨而就弔勸慰萬方秩宗曰嗇悠悠長
訣予阻殊鄉僉曰已哉且乞　渥典榮施黃壤秩宗
輟泣伏苫草奏徹于　九閽維　帝曰俞降制如求
瑾劉煌煌噫嘻恭人德則鴞鳩嘉問衡芳彼何人斯
不字遺孤霜野彷徨芳臭俱流有言之唾有頌而揚
秩宗于歸大隧開塗慈魄來藏有司奉　詔祀筵有

楚左猪右羊靈車載發嵬阡廣陌觀者堵墻亘美遍傳以榮以大謂莫能當我曹麾茲紼謳末由回首泰疆秩宗爲位群來酬之爰申斯章

詞林合祭王太恭人文

世傳閔損王祥爲純孝者謂其母繼而難事也乃茲恭人寔宗伯公繼母宗伯公事既孝而恭人性復慈豈非古人之所難今人之所易哉宗伯公之母亡遺有六男子恭人顧復隱軫卽如已出彼閔王二氏之嫗不能安隻孤而況其六乎難矣難矣恭人卒于家計至京師宗伯公擗踊震悼痛若弗勝彼其中誠有所不可解也宗伯公哀有間則數恭人之懿行幽芳焉曰恭順貞淑事事在躬璧完而珠輝蘭芬而月皎也夫女一德稱善乃茲衆休咸會卽古大家奚多焉嗟乎月沒留照蘭宛存香苟爲珠璧淵沈愈光恭人逝矣何在何亡

同鄉合祭龐母太孺人文

語曰深山大澤龍蛇出焉其孺人謂邪方龐翁之尉內江也內江盜起攻城且陷令丞悉亡匿獨尉秉城拒守孺人從後持之若曰夫死官身死夫者卽古烈士之風何以加焉今侍御君在列翼翼屹有斷鰲

立極銜石填海之意斯固胚胎非凡種能有也孺人
雖處在閨閤然識達事理里婦有以情白者得孺人
爲解如病投劑洒然脫矍然寤也侍御君始爲潤州
理獄多平反萬口歸頌則孺人其本乎昔人謂陰德
興後仁者永年今孺人年八十七而卒又有子如侍
御君嗟乎無之矣其等鄉人承訃踵趨尋茲置奠實
仰休嘉而下拜焉

祭胡宜人文

今茲春杪我車西還有美胡伯華轂載宣豳嶽疾流
覆旷比天政通體暢色澤而鮮悲歡倚伏節月代遷
爰及秋孟脩爾黯然我訊胡伯白內子焉內子慎職
戢戢勉旃沈痾既久百憂余煎余貌奚豐余色奚妍
居無何頃有訃吾笺上池不効西母來延我奔胡伯
胡伯涕漣悽悽百語一語一憐祀事孔脩往爾治籩
蘋藻在澗孰薦于筵言已而泣我勸且堅恢恢大塊
含載億千或夭而折或邈以綿生不由吾去豈吾牽
在昔達人謂世虛船不哀殤子不慕彭鏗公何爲者
有淚涎泉胡伯戒輛載逝者旋引紼傾城送車盈阡
我時道左臆想目睊往也素輔來而翟輧所以胡伯
別意旌縣生不踰閾安識山川或降或升丹旐導前

哀笳何咽愁雲停翮如怨如戚茲理實玄嗚呼噫嘻
彼姝者荃枯而存香榮爲紘絰何死何生芳臭嬋娟
榆柳誠茂詎此比肩我今祖亡有詞載篇靈窺文義
諒鑒吾虔

會祭孫太夫人文

夫世稱姚江孫氏爲鳳林夫人爲丹穴者蓋謂其所
產異也今諸君翩然振衢燁然照世矣余等以爲此
非獨所產異也固誠有教誡之力焉在昔逆藩之變
一時甘心者豈少乎乃忠烈公獨死之當斯之會夫
人蓋痛之甚即何難于一決顧諸君未立乃忍而至
今今其年九十餘高矣語曰死有輕于鴻毛有重于
泰山其在孫氏可謂兩得之矣余等文惟下宮之難
程嬰不死竟以振趙氏後彼固丈夫行耳則何異焉
乃若夫人蓋笄黛之流品閨閤之淑媛也固未始有
稽古之學博轂之好也乃卒與同其志世豈有兩之
者哉今或鬚眉而爲婦女冠劒而在溝壑智愚之相
距又何啻千里也余等與夫人之子三君者游因竊
識夫人之志于其歸穴乃爲之詞而章其休焉非諛
之也

祭趙宜人文

奕奕大趙門閥巍如王考司牧露冕赤車三傳逾振
簪筆玉除鳳兮罕儷艱哉相於有姬曰牟人亦曰凰
應鳳之求栖于後房飛則比翼以和以倡月旦有評
維趙之祥厥祥維何祀事孔勤蘋蘩在豆神保聿欣
豈不儉德孝養苾芬翁姑燕喜爰相夫君夫君碩碩
載游于吳棘寺稱平後趙前于趙入自外舉案以趨
君也有婦余也有夫高室鬼瞰嫉憂來干有鳥銜羽
奄爾成單譬彼比目失之狂瀾莊生擊缶音切鼻酸
吳越壤界猶隔雲山旅櫬斯發望望海灣夫君送之
止于郊關魂逝形留凝立不還不還奈何爰卽君詢
逝掩一抔一訣長泯吾屬勸斯乃返其輪往哉宜人
翩翩翩翩駿駿

祭南恭人文

猗歟南氏二鳳翩翩元方既殂諸孤耶綿誰則振之
仲氏最賢爲授弓裘以世以傳有嫂淒其慰者疇前
仲氏揖戶恭入捧筵飲之食之既誠既虔室無二語
歡無際娗產有一雛鳳毛比始恭人視之與孤同憐
出必問往入則白還豈不踔厲咸策之鞭仲氏初筮
式游于燕恭人既從內事忘牽宋郡掌平蜀道霄連
遂君于邁遂諳世緣夫君倦游勒功代邊鷺車言歸

隨以翟輧恭入拜嫂敘離鳴咽諸孤班謁拊頂摩肩
當此之際雛飛剌天晝直金門夜檢芸編恭入念之
爰遺素箋八行珠綴總之勉旃忌哉天乎虧物之全
天乎忌哉奪人所便夫君悼之影隻形偏鼓缶長歌
淚若灌川嫂氏拊牀呼神叩玄彼胡永永此獨斯年
諸孤煢吟庸河水濺濺郎于斯時肝腸百煎迨及門閭
峽猿哈庸河水濺濺郎于斯時肝腸百煎迨及門閭
觀者駢填伏木一吐震雷破顛翁也持之勉止語圓
嫗歎金母翁乃彭籤郎君聽翁且泣且言醫不已疾
禱祀倘存西禮白帝南禮上元東禮木公北禮星垣
四禮誠畢意且迓魂禮如罔効爲示患原我走十洲
求丹問門一拌形變數粒體温仙人閔惠患若或援
諸皆弗試坐歛厚坤言已忽仆情極斃吞損乃恭入
郎君之姻親也義托葭莩承訃廢餐洎得曲折春朝
罷籌江籬可薦驛道愁煩官縻敢脫執紼空論使來
會葬授令飛飜日毋輟運足毋滯踉遺書舍人蔬剪
家園牲牛羊豕取具山村左羅五鼎右列三盆物儉
而陋意則良敦

哭亡女淑姬文

父槻野翁哭長女王淑姬之柩曰嗚呼淑姬我來自外而汝不迓我于門內牽衣袖以行邪我拊木大哭淑姬者以百數而淑姬不一從木中應我邪我來拜堂下省侍太夫人而淑姬惝怳飄忽不在左右淑姬安之邪我入淑姬閨閤中閤中唯有鏡臺粧匣其上委塵淑姬安適而弗理邪我觀淑姬雖幼然靜如山不類短折者乃顧短折夭戚亡邪我乃且哭且輟且疑且視而總帷動香風生豈淑姬來邪我延佇淑姬來思一拊頂行倚几而抵暮矣第見窓燭搥城烏栖相呼相引入九子而淑姬卒不至淑姬果夭戚亡至短折邪他或痴如醉或毒如蛇或躁如風馬或流漫如不定之河乃不宛顧宛我淑姬邪我齒髮向頹矣而靡有一丈夫獨有淑姬在而不能留豈淑姬之會厄亦高明之室鬼神瞰之邪太夫人言淑姬病忌醫醫來輒以被蒙面不肯啟手令視脉嗚呼斯固所以夭短折邪淑姬生年十三歲耳甘一宛不欲踰大閑淑姬似我誰能爲我起似于邪送太夫人于吳江之上時淑姬扶淚再拜哭常時未有也由後推焉百年訣絶卽此長畢矣我安識之邪太夫人失淑姬譬猶獨栖之鵠我失淑姬譬猶落葉之榦兩慟相視聲如

崩巖淚若縣河淑姬亦慟之不邪淑姬且屬纊氣喘逆不能語乃瞪目視左右勉吐一詞曰死則死矣獨恨不得見我翁耳嗚呼此語此慟何日忘之邪何日忘之邪

祭妹文

阿哥槐野山人既出亡妹于土中將徙之以文爲祭哭之曰瘞汝幾何肌銷骨朘流光不處貌亦隨遷往憶歛汝紈素雪鮮頭插鳳釵珠綴齊肩母氏痛極親下金鈿既已置含手纊牽纏今茲發視泥沙委塡爰檢前儀前儀不全臨穴而顧有漏下穿山流灌注萬物能堅撫膺頓足淚下濺濺往事既已嗟何及焉乃持剪刀雙裁紘綖衣以吳錦上盤青蓮髑髏既毀畫眉補鬈枯骨再榮醜狀成妍伐木易棺萬世可延改竁東麓刻石紀年言告母氏母氏囅然人孰無死妥者爲賢明發去斯恐戀故阡導有丹旐路有紙錢祖筵列豆澗藻澤荃送車百輛纓冕嬋娟往哉樂只無固留連

送亡女文

阿爺槐野翁將葬亡女淑姬于城南之野乃送之以文曰城野雖曠猶邇山村望室雖隔猶得歸魂豈不

戀汝置汝九原亡歿異托疇其永存我有果蛤來自
吳門陽羨雀茶美掩芳樽取以餞汝汝其臨軒柳車
被錦丹旐飛飜騎吹行歌觀者雲屯何死何生榮燿
寔繁汝去汝忻無苦無寃時則省汝爲掃丘園庶其
樂之庶其樂之